

# 広島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 Hiroshima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itle	##学#者表征移#事件的母#迁移研究：以日、###学#者偏##例
Author(s)	LIU, Jie; LIU, Rui; LIU, Wenming
Citation	Hiroshim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 19 : 27 - 39
Issue Date	2024-03-31
DOI	
Self DOI	
URL	<a href="https://ir.lib.hiroshima-u.ac.jp/00055632">https://ir.lib.hiroshima-u.ac.jp/00055632</a>
Right	
Relation	



# 汉语学习者表征移动事件的母语迁移研究

## ——以日、韩汉语学习者偏误为例——

刘杰

山东科技大学

刘蕊

北京外国语大学

刘文明

山东科技大学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rrors made by Chinese learners with Japanese and Korean as their native languages (L1) when expressing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nd analyzes the types of errors and the phenomenon of native language transfer. Based on linguistic levels and conceptual types, the errors are categorized into six types: (A) "verb + come/go + place" error; (B) overemphasizing the motion domain; (C) endpoint expression error; (D) manner verb / causative verb omission; (E) manner verb / causative verb error; and (F) directional verb erro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imilar performances in A-E errors from the learners,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 errors. Chinese lear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Korean tend to make more errors in acquiring F expressions, whereas Chinese lear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Japanese rarely make such errors. Through analysis, it is proposed that A errors result from syntactic level negative transfer and overgeneralization of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s, while C errors stem from the dual effects of syntactic level negative transfer and conceptual level negative transfer. B, D, and E errors are attributed either to syntactic level negative transfer, or conceptual level negative transfer, depending on specific cases.

**Keywords:** Chinese learners; motion events; types of errors; L1 transfer

### 1. 引言

移动事件 (motion event) 包含移动物体 (Figure)、位移 (Motion)、路径 (Path)、参照物 (Ground) 四个基本概念要素, Talmy (1985, 2000) 按照如何表达路径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卫星框架语言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和动词框架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 两大类型。英语是卫星框架语言 (Talmy 2000; 吴建伟、潘艳艳 2017; 松本曜 2017), 运动事件的典型构式为“方式动词 + 路径附加语”, 路径动词极少, 表示路径一般用小品词 (如 into/out/up 等), 日语和韩语是动词框架语言 (田中茂範、松本曜 1997; 松本曜 2017; 河斗振 2011), 运动事件的典型构式为“路径动词 + 从属方式动词”, 路径动词数量很多。

不同语言类型的人在描述运动事件时, 选择运动事件的哪些部分进行描述会受各自母语特征的影响, 二语习得者如何用二语表征移动事件成为研究焦点, 前人研究主要以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并且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在表征运动事件时出现了母语概念迁移现象 (刘雪卉、陈亚平 2021; 张素敏 2021; 蔡金亭 2021; 吉成祐子·真野美穗·江口清子·松本曜 2021 等)。在母语为日语或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移动事件的状况方面, 也有了初步研究, 并尝试从母语迁移的角度分析偏误原因。钱旭菁 (1997) 通过选择问卷和翻译问卷调查了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趋向补语的情况后发现, 动词带处所宾语的趋向补语是习得的难点, 并认为日语的句法结构会影响日本留学生掌握处所宾语的位置 (同 p. 97)。杨德峰 (2003; 2004) 重点从句法上考察了母语为朝鲜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趋向补语的情况, 研究发现母语为朝鲜语的汉语学习者很难

习得“动词+复合趋向补语”，但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就比较容易习得；不管是母语为朝鲜语的汉语学习者，还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都很难习得“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杨德峰（2004：34）将学习者的偏误归因于句法上的母语负迁移和汉语语法规则的类推泛化，并且主要原因是汉语语法规则的类推泛化。郝美玲、王芬（2015）调查了不同母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移动事件的情况，基本证实了母语迁移的存在，认为移动动词的句法结构、参照信息的使用受母语特征的影响，但是未发现母语类型对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使用的影响（同 p. 90-91）。

综合来看，前人主要从句式方面考察母语为日语或者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移动事件的情况，并且认为母语的句法结构会影响用汉语表征移动事件，但是没有充分从概念语义角度考察学习者产出的偏误类型，也缺乏从移动路径以及移动方式、致使手段等移动事件的概念结构考察母语迁移的影响。虽然日语和韩语同为动词框架语言，但是两者的路径表达也有不同点，那么两者的不同会不会显现在汉语习得方面？因此，本文以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表征移动事件时出现的偏误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移动表达的句法结构和概念结构，考察学习者产出的偏误类型和母语迁移现象。

## 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松本（2017）、Christine LAMARRE（2017）对移动事件各要素的阐释，将移动事件分为主体移动和致使移动两大类，核心概念为移动路径，移动路径概念又分解为起点、移动域、终点和移动方向。本文将表示移动方向的动词称为“方向动词”，将表示主体移动方式的动词称为“方式动词”，将表示致使客体移动的动词称为“致使动词”。在分析学习者的误时，根据产出的语言形式判断学习者表征移动事件的哪个概念要素时产生了偏误，并以此对偏误进行分类。

本文语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的《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ver2.0，该语料库是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作文语料库，语料总数达到 11569 篇，共计 424 万字，并按照学习者的母语进行了分类。在抽取语料时，我们以汉语中表达移动的动词“上、下、进、出、回、来、去、过来、过去、起来”为关键词抽取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关于移动事件的语料，并不拘泥于语料库对语料的偏误标注，本文使用的偏误语料以生语料的形式呈现。为了确保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的语料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语料的均衡，我们在抽取含有“上、下”的语料时选取了题为“由‘三个和尚没水喝’想到的……”“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一封求职信”“我的一个假期”“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的学生作文。最后，排除重复的语料，统计偏误数量。关于判定偏误的标准，我们采取由三位母语为汉语的语言学研究者进行判定的方法，当两位或三位母语者认为学习者的表达存在偏误时，则判定该语料为偏误语料。在判定学习者产出偏误的原因时，先确定是路径概念中的哪个要素出现了偏误，然后根据语义错误的类型对偏误语料进行分类。

## 3. 偏误类型及分布情况

通过对学习者语料的分析，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偏误有 129 例，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偏误有 118 例，偏误主要有以下 A-F 六种类型，不属于这六种类型的列入“G 其它”。本文考察 A-F 六种偏误类型的分布，并且重点分析偏误表达中出现的母语概念迁移情况。“G 其他”类型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但是为了能够概览各种偏误类型的数量比例，在统计数量时仍将“G 其他”类型的

偏误数量计算在内。

- A “动词+来/去+场所”偏误
- B 过度凸显移动域
- C 终点表达错误
- D 方式/致使动词缺失
- E 方式/致使动词错误
- F 方向动词错误
- G 其它

下面我们按顺序概览一下 A-F 六种偏误类型的代表性例句，并看一下各个类型所占的比例。我们先看 A 类“‘动词+来/去+场所’偏误”，这一类偏误是学习者在使用“动词+来”或“动词+去”时，在其后面加上了场所，但是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用这种动词短语时，其后不会加上场所，基于这一点我们判定学习者产出的汉语表达为偏误用法。当然，如果在其后面加上实施的行为（如“买东西”，即完整表达为“跑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句子就会变得自然，但是通常不会单独使用“跑去超市”这样的表达方式。杨德峰（2003;2004）分别考察了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使用“动词+来/去+场所”的情况后发现，不管是初级学习者还是中级学习者都会产出这种偏误，甚至是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在这一方面仍然出现较多偏误。

A “动词+来/去+场所”偏误：

- (1) 日：\* 我要回去日本，但还有三个月。  
(我要回日本，但还有三个月。)
- (2) 韩：\* 妈去年住院的时候，很想回去韩国，但是你说“妈的病不太严重，你不要回来，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妈去年住院的时候，我很想回韩国，但是你说“妈的病不太严重，你不要回来，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

B 类“过度凸显移动域”是指汉语学习者过度使用“动词+场所+来/去”或“过来/过去”等表达方式凸显移动路径。比如学习者在例句（3）中使用了“回中国去”，而根据语境使用“回中国”比较合适。相比之下，学习者使用“动词+场所+来/去”的表达方式凸显了移动的路径。同理，偏误例句（4）中使用了“过去过来”，也是凸显了移动物体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的移动路径。

B 过度凸显移动域：

- (3) 日：\* 我回中国去的日子越来越靠近我身边。  
(我回中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 (4) 韩：\* 我们常常看到在路上很多人在抽烟过去过来。  
(我们常常看到在路上很多人抽着烟来来往往。)

C 类“终点表达错误”是指在不应该使用表示终点的动词“到”的语境中，汉语学习者却使用了动词“到”；而在应该使用动词“到”的语境中，汉语学习者却没有使用了动词“到”。比如例句

(5) 中的“他来了古井”中应该加上“到”，改为“他来到古井”；例句(6)中的“他回到中国去”应该改为“他回中国去了”，这样会更自然。

C 终点表达错误：

(5) 日：\* 有一天，他来了古井，就挑水喝了。

(有一天，他来到古井，挑水喝。)

(6) 韩：\* 几天以后他回到中国去我非常难过了。

(几天以后他回中国去了，我非常难过。)

D类“方式/致使动词缺失”是指在应该使用方式动词或致使动词的地方，汉语学习者却没有使用相应的动词。比如汉语学习者在例句(7)中使用了“进水”，但是根据所要表达的意思应该用“放进水里”，也就是需要加上诸如“放”这样的致使动词；例句(8)使用了“出来的烟”，在这里应该改为“冒出来的烟”，需要加上方式动词“冒”。

D 方式/致使动词缺失：

(7) 日：\* 比如说把菜进水几分钟等。

(比如说把菜放进水里等几分钟。)

(8) 韩：\* 其实周围的人会受到更不好的影响，因为从烟出来的烟是对身体更不好的。

(其实周围的人会受到更不好的影响，因为从烟里冒出来的烟对身体更不好。)

E类“方式/致使动词错误”是指虽然汉语学习者在应该用方式动词或致使动词的地方使用了方式动词或致使动词，但是使用的方式动词或致使动词的语义不恰当。比如学习者在例句(9)中使用了方式动词“流(出)”，应该改为“呼(出)”；错误例句(10)用了“掏”，而正确的表达应该使用“拽”或“拉”等致使动词。

E 方式/致使动词错误：

(9) 日：\* 香烟有很多害人体的物质，而且某个人在吸烟时流出的副流烟的毒性比吸进去的烟里的毒性更多，一般有好几倍的。

(香烟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且人在吸烟时呼出的副流烟的毒性比吸进去的烟的毒性还多，一般有好几倍。)

(10) 韩：\* 所以很难把人梦里掏出来。

(所以很难把人从梦里拽出来。)

F类“方向动词错误”是指汉语学习者在使用方向动词时出现了偏误，比如学习者在例句(11)中使用了“起来”，但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出来”，也就是说汉语本族语者在表达这一个移动事件时会聚焦于“由内向外”移动的部分，而学习者则着眼于表达“由下到上”的移动方向。在例句(12)中，学习者在表达回父母家时使用了“去家”，这种偏误在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的语言产出中较为多见，而汉语本族语者通常会使用“回家”。

## F 方向动词错误：

(11) 日：\*我家是酒舖，密封酒瓶时用的松脂，有的是，我偷偷的把松脂埋在地中，但是不能等多久，第二天就挖起来了。

(我家是酒铺，有很多密封酒瓶用的松脂，我偷偷地把松脂埋在地里，但是我等不了多久，第二天就会把它挖出来。)

(12) 韩：\*下次我去家时，我答应您买礼物去。

(下次我回家时，我给您买礼物回去。)

以上是对 A-F 六种偏误类型内容的说明，下面我们看一下这六种偏误类型的数量比例，具体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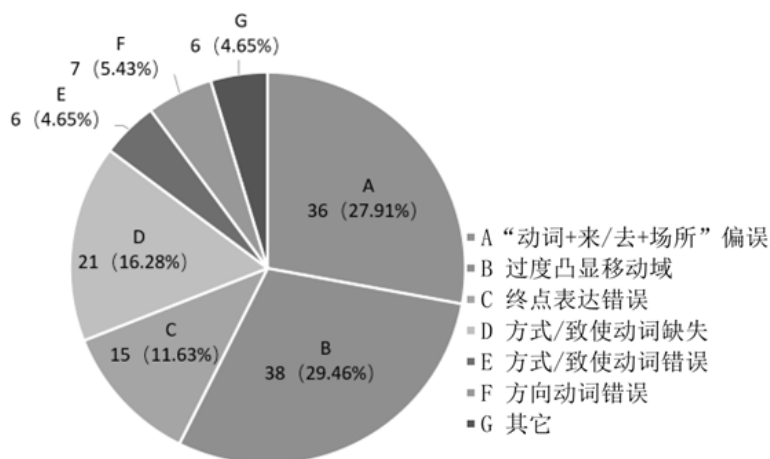


图 1：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偏误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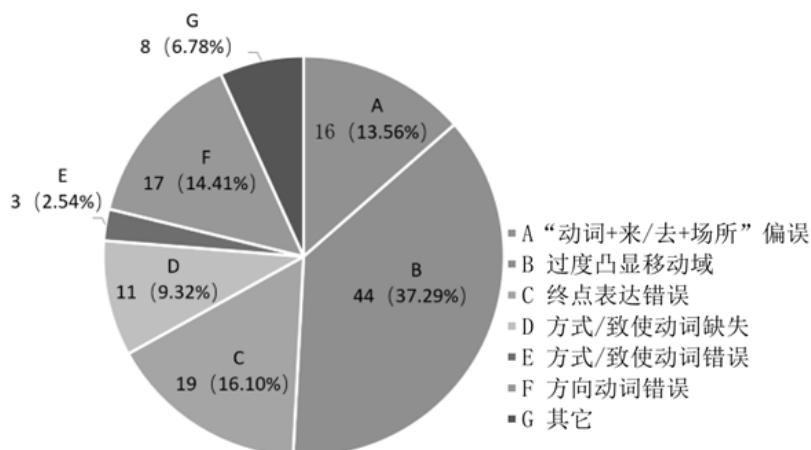


图 2：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偏误分布情况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不管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的偏误,还是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的偏误,A-D 四种类型的偏误比例都比较高,其中 B 类“过度凸显移动域”的偏误最多,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偏误总数为 129 例,而 B 类的偏误数量达到 38 例,占有偏误的 29.46%;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偏误总数为 118 例,而 B 类的偏误数量达到 44 例,占有偏误的 37.29%。不管是从偏误数量来看,还是在所有偏误中的占比来看,B 类偏误的倾向非常显著,这应该与日语和韩语都属于动词框架语言有关,以日语或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使用汉语表达移动事件时受母语的影响,容易使用“来/去”或“过来/过去”等表示方向的移动动词。A 类“‘动词+来/去+场所’偏误”和 C 类“终点表达错误”的偏误数量也较多,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 A 类偏误分别是 27.91% 和 13.56%,C 类偏误分别是 11.63% 和 16.10%,可以看出学习者在习得这两类表达方式时出现了相同倾向的偏误。

然后是 D 类“方式/致使动词缺失”的偏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出现了 21 例偏误,占有偏误的 16.28%,仅次于 A 类“‘动词+来/去+场所’偏误”,比 C 类“终点表达错误”的偏误数量还要多;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出现了 11 例偏误,占有偏误的 9.32%,虽然两种不同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 D 类偏误中出现的数量略有不同,但是都明显高于 E 类“方式/致使动词错误”的偏误数量。

最后看一下 F 类“方向动词错误”的偏误情况。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出现的偏误数量是 7 例,占偏误总量的 5.43%,明显低于 A-D 中的任何一类偏误,但是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出现的偏误达到 17 例,占偏误总量的 14.41%,仅次于 B 类和 C 类,略高于 A 类的偏误数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在 F 类的偏误情况有明显不同,这主要体现在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表示“回来/回去”这一概念时较多地使用了“来/去”,而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则几乎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综上所述,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移动表达时,在 A-D 类偏误中表现基本相同,尤其是 A-C 类较难习得;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 F 类偏误情况差异较大,相比较而言,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 F 类表达时偏误较多,而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则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出现这些现象是不是纯属偶然?学习者的母语对汉语习得产生了什么影响?汉语的表达特点对学习者的习得移动事件又有何影响?对此,我们从句法和概念语义两方面比较学习者的母语和汉语,寻找学习者出现偏误的原因。

#### 4. 母语迁移与偏误表达

本文主要涉及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和概念层母语负迁移。句法层母语负迁移是指,虽然学习者的母语和汉语都可以表达相同的移动概念,但是由于句法结构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学习者使用汉语表达移动事件时发生偏误。概念层母语负迁移是指,学习者用母语表达移动事件时,因为需要用到和汉语不同的移动概念(比如路径概念等),所以用汉语表达相同移动事件时发生母语迁移,从而导致偏误产生。

##### 4.1 句法层迁移和类推泛化

学习者用汉语表征移动事件时,最为突出的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出现于 A 类“‘动词+来/去+场所’偏误”。杨德峰(2003;2004)指出学习者出现这类错误是将汉语语言规则类推泛化的结果,我们



认为学习者之所以出现偏误，是句法层母语迁移和汉语语言规则类推泛化的双重影响造成的。比如，例句（13）的“回去了饭店”和例句（14）的“进去了商店”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偏误表达，与之相应的日语表达分别是「ホテルに帰った」「店に入った」，场所名词位于路径动词的一侧，当这种句法结构被学习者映射到汉语中时，就有可能发生句法层母语负迁移而产生偏误用法，因此我们认为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这种偏误的原因之一是在句法层出现了母语负迁移。而且，汉语中存在“跑去超市买东西”“进去教室一看，一个人也没有”的表达方式，学习者也可能是将汉语中“动词+来/去+场所+其它行为动词”的表达方式进行类推泛化，应用到了A类形式的表达中，从而产生了偏误。所以，我们认为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A类偏误可能是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和汉语句法规则类推泛化双重作用的结果。

（13）日：\*按摩完了以后也继续下雨，所以我们无可奈何的回去了饭店。

（按摩完了以后还在下雨，所以我们无可奈何的回了饭店。）

（14）日：\*第二天，我去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进去了一家买手表的商店。

（第二天，我去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进了一家卖手表的商店。）

例句（15）和（16）是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偏误表达。用韩语表达“回家”是“집에 돌아가다（家+回去）”，表达“回韩国”是“한국에 돌아가다（韩国+回去）”，场所名词和路径动词之间的关系除了语序与汉语不一样之外，其句法结构和汉语相同，所以我们认为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之所以产出A类偏误，与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相似，都是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和汉语句法规则类推泛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不同于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出现A类偏误还因为是概念层也出现了母语负迁移，因为韩语路径动词“돌아가다”是将“돌다（回）”和“가다（去）”两个概念组合在了一起，之所以出现“回去家”和“回去韩国”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将母语概念直接迁移到汉语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F类“方向动词错误”的偏误中得到印证，具体参见4.2.1小节。

（15）韩：\*虽然我没回家，但心里总是想家。

（虽然我没回家，但心里总是想家。）

（16）韩：\*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时候到寒假时我回去了韩国。

（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了两年，到寒假时我回了韩国。）

除了A类偏误是句法层母语迁移之外，B类“过度凸显移动域”和D类“缺少方式/致使动词”也有可能是句法层母语迁移引起的。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例句（17）中使用了“向自己的车间里去”，应该加上方式动词“走”，变为“向自己的车间里走去”才比较自然。汉语中类似“向东去”的表达是自然的，但是“向车间里去”则不自然，学习者产出“向车间里去”可能是类推泛化的结果。同时，偏误表达“向自己的车间里去”对应的韩语是“자기의 작업장으로 가다（自己的+车间+去）”，韩语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一致，我们认为这是导致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生例句（17）这种偏误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也发生了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同样，例句（18）使用了“买东西去”，但是根据语境应该使用“（去）买东西”。韩语中存在“물건을 사러 가다（东西+买+去）”的表达



方式，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例句（18）这样的偏误，可能是因为将韩语句法的部分特征迁移到汉语中，发生了句法层母语负迁移。

（17）韩：\*他转身向自己的车间里去。

（他转身向自己的车间里走去。）

（18）韩：\*有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聊天，买东西去，一个星期很快得过去了。

（有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聊天、去买东西，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如上所述，A类偏误和B类、D类的部分偏误是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和汉语句法类推泛化的结果。如果方向动词带处所宾语是学习者习得的难点，并且即使到了高级汉语学习者也难以习得（钱旭菁1997；杨德峰2003，2004），那么可以说句法层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影响难以消除，它对学习者习得移动事件的准确性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 4.2 概念层和句法层迁移

我们在上一小节提到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回家”和“回去韩国”是因为概念层也发生了母语迁移，这和F类“方向动词错误”的偏误表达有共同之处。所以，在这一小节，我们先讨论F类“方向动词错误”。

##### 4.2.1 方向动词错误

先看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偏误，例句（19）和（20）在表达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回自己家时分别用了“来到韩国”和“去家”，也就是说学习者在表示“回”这个概念时使用了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移动概念的“来/去”。之所以出现这种偏误，是因为韩语可以使用“집에 오다（家+来）”“집에 가다（家+去）”，也就是用动词“오다/가다（来/去）”表示回来或回去的含义。所以，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例句（19）和（20）的偏误，不仅是因为句法层产生了母语迁移，更直接的原因是概念层发生了母语负迁移。

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的自主移动的偏误中没有使用“来/去”表达“回来/回去”的例子，如例句（21）所示，只有在致使移动的偏误中有一例用“去”来表达“回去”的含义，由于该例句无法判断是否发生了概念迁移，所以本文对这一例偏误不做深入讨论。不过，我们观察到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表达其它方向的移动时产生了概念层母语迁移现象，比如例句（22）和（23）就属于这种情况。具体而言，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之所以在例句（22）中使用方向动词“出”，是因为日语中存在“外に出る”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使用由内向外移动的“出”表示到外面去的意思，发生了概念层母语负迁移，而汉语表示这一含义时，如果是与“外面”搭配的话，需要用表示由近及远的“去”。例句（23）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可能是学习者受母语词汇“掘り起こす”的影响，因为“起こす”可以表示“扶起来”的含义<sup>1)</sup>，所以学习者通过类推泛化和概念投射，将母语中“起こす”的概念映射到汉语中，于是产生了“挖起来”这种偏误表达。

（19）韩：\*然后来到韩国以后，很小心的跟我说，去中国留学怎么样？

（然后回到韩国以后，很小心的跟我说，去中国留学怎么样？）

- (20) 韩：\* 下次我去家时，我答应您买礼物去。  
 (下次我回家时，我给您买礼物回去。)
- (21) 日：\* 但是我覺得他们更笨，如果他们三个一起下山抬水的时候，一次抬去一个星期用的水那多好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更笨，如果他们三个一起下山抬水的时候，一次抬回去一个星期用的水，不就好了！)
- (22) 日：\* 所以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偷偷出外边等一会儿。  
 (所以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偷偷去外边等一会儿。)
- (23) 日：\* 我家是酒舖，密封酒瓶时用的松脂，有的是，我偷偷的把松脂埋在地中，但是不能等多久，第二天就挖起来了。  
 (我家是酒铺，有很多密封酒瓶用的松脂，我偷偷地把松脂埋在地里，但是我等不了多久，第二天就会把它挖出来。)

#### 4.2.2 过度凸显移动域

相比 F 类偏误来说，B 类“过度凸显移动域”造成的偏误不是方向概念表达错误，而是过度凸显移动域而产生了偏误，例句 (24) ~ (26) 都属于这类情况。比如，学习者在例句 (24) 中使用了“过来”，但是从语境来看，应该使用“来”比较合适。曾传禄 (2009: 2) 认为“过去”可以凸显移动域，我们认为和“过去”一样，“过来”同样也可以凸显移动域。“过来”和“来”都表示移动物朝着说话人移动，所以说学习者在表达方向概念方面不存在问题，但是通过比较这两个表达会发现，“过来”更突出从某一个地点到说话人所在的地点之间的移动，移动域更为凸显。不应该凸显移动域，而学习者却使用了凸显移动域的“过来”，所以例句 (24) 是偏误表达。不管是“过来”还是“来”，在例句 (24) 的语境中日语都用“来る”表达<sup>2)</sup>，并且句法结构相似，所以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者将“来る”表达的由远及近的概念迁移到汉语中，难以区分汉语“过来”和“来”的细微差异，因此产生了偏误表达。

- (24) 日：\* 第一个和尚心里想，“假如说，第三个不过来的话，我和第二个和尚合作得好。我不想去。”  
 (第一个和尚心里想：“如果第三个和尚不来的话，我和第二个和尚会合作得很好。我不想去。。”) )
- (25) 日：\* 朋友家于浙江省的一个很小的县城里。第一天进屋里去就有他外婆与父母。  
 (朋友家在浙江省的一个很小的县城里。第一天进屋我就见到了他外婆与父母。)

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使用“动词+名词+来/去”时也出现了大量偏误用法。除了 4.1 小节提到的句法层母语负迁移之外，在概念层也容易发生母语负迁移。比如学习者在例句 (26) 中使用了“回家来”，但是根据语境应该使用“回家”。韩语中“돌다”在表达“回”的意思时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动词“오다/가다(来/去)”合并成为动词“돌아오다/돌아가다”使用，或者只使用“오다/가다(来/去)”表达回来或回去的概念。由此判断，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例句 (26) 这样的偏误，是因为句法层和概念层双重影响的结果。

- (26) 韩：\* 手先我回憶了最近我家的情况。每天我一大早出去，很晚就回家来。  
 (首先我回忆了最近我家的情况。每天我一大早出去，很晚才回家。)

综合来看,学习者产出例句(24)~(26)这样的偏误,应该与日语和韩语都属于动词框架语言有关,以日语或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使用汉语表达移动事件时受到了母语的影响,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移动路径,从而出现概念层母语迁移。

#### 4.2.3 终点表达错误

虽然日语和韩语都属于动词框架语言,但是表示终点的动词很难成为复合动词中的后项动词。日语复合动词虽然有“泳ぎ着く(游到)”“流れ着く(流到)”“辿り着く(好不容易抵达)”,但是这样的复合动词数量极其少,不存在“駆け着く(跑到)”等复合动词(田中、松本 1997: 145-146),所以汉语中的“来到”“回到”“走到”“跑到”对应到日语中时很难用复合动词表示到达的含义,大部分情况下需要用表示方向或终点的助词“に/まで”和方向动词一起表达移动事件<sup>3)</sup>。在这一方面,韩语和日语相同,复合动词的词汇语义不包含到达的概念,是使用助词“로/으로”或“에”与方向动词一起表达移动事件<sup>4)</sup>。如例句(27)和例句(28)所示,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使用“来”或“到”时出现了偏误,正是由于学习者在应该凸显终点的时候没有使用表示终点的“到”,而不应该凸显终点的时候反而使用了表示终点的“到”。同样,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例句(29)和例句(30)中也出现了和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相同的偏误。这一类偏误是因为学习者母语缺少表达终点概念的语言标记而造成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偏误是概念层和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双重作用的结果。

- (27) 日：\* 有一天，他来了古井，就挑水喝了。  
 (有一天，他来到古井，挑水喝。)
- (28) 日：\* 到医院的路上，我问母亲：“外祖母的病状怎么样？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去医院的路上，我问母亲：“外祖母的病情怎么样？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 (29) 韩：\* 我不是下个月回到韩国吗？还有你们也会来到这儿看我，而且来到中国旅游。  
 (我不是下个月回韩国吗？还有你们也会来这儿看我，而且来中国旅游。)
- (30) 韩：\* 因为有很多事，我不可能到家看妈妈。  
 (因为有很多事，我不能回家看妈妈。)

#### 4.2.4 方式/致使动词的缺失或误用

在本小节,我们一起看一下D类“方式/致使动词缺失”和E类“方式/致使动词错误”。不管是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还是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D类和F类偏误的表现也相同,比如都存在缺少致使动词。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例句(31)中使用了“进”,而正确的表达应该加上“放”等致使动词;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例句(32)中使用了“出来”,而正确的表达应该加上“吐”等致使动词。

古賀裕章(2019: 143)指出日语可以用致使动词“入れる”表示致使和方向概念,但是汉语的“进”不能表达致使概念。例句(31)的致使移动事件用日语表达的话,可以使用“入れる”。“入れる”和“进”

的相通之处为都是单纯词表示移动事件，在句法上除了语序相反之外，场所名词都是动词的必有论元，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进”是自主移动动词，而“入れる”是含方向的致使动词。由此可以推断，虽然汉语和日语都有相应的动词表达致使移动概念，但是学习者将“入れる”的句法特征映射到“进”上，在句法层发生了母语负迁移，因此产生了偏误表达。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例句(32)中使用“出来”也是相同的道理，是将致使动词“뱉다(吐出)”的句法特征映射到汉语中的“出来”，从而产生了偏误。

例句(33)和例句(34)是缺少方式动词的偏误，学习者只使用了方向动词“出来”。根据这两个例句的语境，日语对应的是“出てくる”，韩语对应的是“나오다”，这三个趋向动词都表示主体移动事件，并且句法结构相似。刘杰、仲娜娜(2024)指出日语的“出る”既可以表达自发性主体移动，也可以表达非自发性主体移动，但是汉语的“出来”只能表达自发性主体移动，不能表达非自发性主体移动，要表达物体由内向外移动的时候，需要在“出来”的前面加上方式动词(如“冒出来”)。也就是说，汉语的“出来”区分自发性主体移动和非自发性主体移动，而日语的“出てくる”和韩语的“나다”不区分这两类移动概念，于是学习者产出了偏误用法，因此这类偏误主要是概念层母语负迁移导致的，句法层的相似性促进了概念层迁移的产生。

(31) 日：\* 比如说把菜进水几分钟等。

(比如说把菜放进水里等几分钟。)

(32) 韩：\* 吸烟者吸烟后出来的不好的物质对不吸烟者身体有3倍的不好的反影。

(吸烟者吸烟后吐出来的不好的物质对不吸烟者的身体有3倍的不好的影响。)

(33) 日：\* 抽烟不但对自己的身体不好，而且从香烟出来的烟添周围的人麻烦。

(抽烟不但对自己的身体不好，而且从香烟冒出来的烟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

(34) 韩：\* 其实周围的人会受到更不好的影响，因为从烟出来的烟是对身体更不好的。

(其实周围的人会受到更不好的影响，因为从烟里冒出来的烟对身体更不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E类偏误“方式/致使动词错误”。例句(35)是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产生的偏误，应该使用致使动词，但是学习者却用了主体移动动词。古贺裕章(2019:143-144)曾指出，日语本族语者用母语表达移动事件时存在将致使移动事件场景转换为主体移动事件的情况<sup>5)</sup>。所以，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产出例句(35)的偏误，可能是想用主体移动表达该移动事件，但是从句法来看却使用了致使移动的句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例句(35)的偏误主要是学习者在处理短句间连贯性上出现了问题。当然，也有可能和D类偏误相似，是学习者误将母语中表达致使移动的“出す”映射到汉语中表达移动概念的“出/出来”上，因此产生了偏误表达，这种情况是学习者在词汇层、句法层发生了母语负迁移。例句(36)是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误用了致使动词，没有区分“掏”和“拽/拉”的区别，这是概念层发生了母语负迁移。

(35) 日：\* 香烟有很多害人体的物质，而且某个人在吸烟时流出的副流烟的毒性比吸进去的烟里的毒性更多，一般有好几倍的。

(香烟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且人在吸烟时呼出的副流烟的毒性比吸进去的烟的毒性还多，一般有好几倍。)

- (36) 韩：\* 所以很难把人梦里掏出来。  
(所以很难把人从梦里拽出来。)

如上所述, D类和E类偏误有可能是句法层母语负迁移所致, 也有可能是概念层母语负迁移所致。当母语和目标语的句法层相似时, 会促进概念层母语迁移; 当母语和目标语的概念存在差异时, 容易产生概念层母语负迁移。

## 5.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表征移动事件时出现的偏误, 分析了学习者产出的偏误类型和母语迁移现象。根据学习者出现的语言层偏误表达和概念类型将偏误分了六大类, 分别是A类“‘动词+来/去+场所’偏误”、B类“过度凸显移动域”、C类“终点表达错误”、D类“方式/致使动词缺失”、E类“方式/致使动词错误”和F类“方向动词错误”。不管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 还是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 B类偏误最多, 在A类、C类、D类、E类偏误中表现也基本相同。但是, 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F类偏误情况差异较大, 具体表现在母语为韩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F类表达时偏误较多, 而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则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

通过分析, 我们认为A类偏误是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和汉语句法结构类推泛化的结果, 而C类偏误是句法层母语负迁移和概念层母语负迁移双重作用的结果。B类、D类、E类偏误, 有时是因为句法层母语负迁移, 有时是概念层母语负迁移导致的。

本文对学习者的母语迁移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句法层母语迁移和概念层迁移的研究, 今后将继续研究其他母语者学习汉语时是不是存在相同母语迁移现象。

### 注:

- 1) 比如, “起こす”可以用于“地震で倒れたお地蔵さまを起こす”(『基礎日本語辞典』p. 239)等表达。
- 2) 如下列例句所示, 日语的“来る”对应汉语中“来”和“过来”两个意思。
  - (1) 你来, 还是我去? / 君が来る、それとも僕が行こうか。(《东方汉日词典》p. 787)
  - (2) 车子过来了, 闪开点。/ 車が来たから避けなさい。(同上p. 496)
  - (3) 游过来。/ 泳いでこちらへ来る。(同上p. 496)
- 3) 日语中可以用动词中的单纯词“着く(到)”表示到达的含义, 如下面的例(1)。当表示“走到”“送到”的意思时, 日语需要用“名词+助词”表示到达的地点, 复合动词的词汇语义中不含到达的含义, 如例(2)和例(3); 只有个别复合动词的词汇语义包含到达的含义, 如例(4), 但是这样的动词数量极少。值得注意的是, 日语中的方式动词与助词“に”组合不能表示到达的含义。
  - (1) 代表团今天到。/ 代表团は今日着く。(『中日辞典』p. 329)
  - (2) 他回到了老家。/ 大学を卒業してから、彼はまた農村に帰ってきた。(同上p. 329)
  - (3) 你把他送到医院去。/ 彼を病院まで送ってやりなさい。(同上p. 329)
  - (4) 他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家。/ 彼はやっと自分の家にたどり着いた。(同上p. 329)
- 4) 比如, 韩语中可以用单纯词“도착하다”表示到达的含义, 但是词汇语义中包含“到达”含义的复合动词不存在, 并且不管是单纯词还是复合动词, 接场所名词的时候都需要用助词“로/으로”或“에”来表示朝某个方向或目的地移动, 比如“집에 가다/ 집으로 가다(回家)”。
- 5) 古賀裕章(2019)指出, 日语本族语者在用母语表达同一个移动事件时, 有时会将例(1)的致使移动事件转换成例(2)的主体移动事件。
  - (1) 友人が休憩所の中に折りたたみ椅子を持ってきた。
  - (2) 友達が椅子を抱えて中に入ってきた。(例(1)和例(2)均来自于古賀裕章 2019:144)

### 参考文献

- [1]Christine LAMARRE. 中国語の移動表現. 松本曜(編), 移動表現の類型論[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17:95-128.
- [2]Talmy, Leonar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A]. In:



- Shopen, T.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57-149.
- [3]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2: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4] 古賀裕章. 日本語は使役移動事象をどう表現するのか—使役手段の違いに応じた表現パターンの変異—[J].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2019(41):131-153.
- [5] 田中茂範, 松本 曜. 空間と移動の表現 [M]. 東京: 研究社, 1997.
- [6] 松本 曜. 日本語における移動事象表現のタイプと経路表現. 松本曜(編), 移動表現の類型論 [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17:247-273.
- [7] 日本語記述文法研究会. 現代日本語文法 2[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09.
- [8] 吉成祐子, 眞野美穂, 江口清子, 松本曜. 移動表現の類型論と第二言語習得 [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21.
- [9] 蔡金亨. 语言迁移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10] 范立珂. “V 走”和“V 去”的替换条件及其认知理据 [J]. 外语研究, 2012(2):19-25.
- [11] 郝美玲, 王芬. 来自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叙述汉语运动事件的实验研究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5(29):83-94.
- [12] 河斗振. 汉韩运动动词事件框架表达的对比分析 [D].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13] 黄玉花. 韩国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特点及偏误分析 [J]. 汉语学习, 2007(4):72-78.
- [14] 贾 钰. “来 / 去”作趋向补语时动词宾语的位置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8(1):40-45.
- [15] 钱旭菁. 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1):95-102.
- [16] 李春享. 韩国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过程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17] 刘 杰, 仲娜娜. 中·日·英三ヵ国語における移動表現の対照研究 [J]. 比較日本文化学, 2024(17):1-17.
- [18] 刘雪卉, 陈亚平. 中国英语学习者运动事件的双向概念迁移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3):387-399.
- [19] 陆俭明. 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问题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1):5-17.
- [20] 夏禹圣. 跨语言位移事件类型对比—兼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动趋式”习得 [D].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 [21] 吴建伟, 潘艳艳. 英、汉、日运动事件动词的句法—语义比较研究 [J]. 外语研究, 2017(2):57-62.
- [22] 杨德峰. 朝鲜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3(4):20-31.
- [23] 杨德峰. 日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4(3):23-35.
- [24] 杨德峰. 再议“V 来 V 去”及与之相关的格式—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2(2):198-208.
- [25] 曾传禄. “过来”“过去”的用法及其认知解释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09(2):1-7.
- [26] 张素敏. 运动事件中的概念性迁移方向与迁移域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3):400-412.

#### 参考词典

- 【基礎日本語辞典】森田良行(著). 角川書店, 1989.
- 【中日辞典】(第3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小学館(共同編集). 小学館, 2018.
- 《东方汉日字典》相原茂, 荒川清秀, 大川完三郎(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11.
- 《韩中词典》洪满浩, 李胜权, 李凤集, 金海兰, 朴莲玉(编).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2.

#### 附记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2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项目(项目编号: 22YH70D)、以及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刘杰为第一作者, 刘蕊为第二作者, 通讯作者为刘文明(liuwm@sdust.edu.cn)。